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斯泰尔斯的 神秘案件

管绍淳 / 孙怀瑜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管绍淳 孙怀瑜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MASQUE, HACHETTE LIVRE
via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本书中文版通过万达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由法国阿舍特出版社授权出版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1920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管绍淳 孙怀瑜
总 策 划：卢惠龙
责任编辑：王才禹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51 千字
印 张：7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67—8/I·978
定 价：16.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788

第一章 我去斯泰尔斯

当时被称作“斯泰尔斯案”的案子，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兴趣，现在已经减弱了。然而，由于它在世界上引起的纷纷谣传，我的朋友波洛和家属本身，都要求我把故事详细写出来。我们相信，这样可以使得现在还流传的谣言消沉下去。

我先简短地谈一谈，我怎样同这件事联系起来的。

我从前线受伤回来，在烦闷的疗养院里过了几个月之后，获得了一个月的病假。我没有近亲密友，正当我不知该干些什么的时候，碰到了约翰·卡文迪什。近几年，我很少碰到他。老实说，我并不太熟悉他，因为他比我大十五岁还多，虽然很难看出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不过，我小的时候，常去斯泰尔斯住上一个时期。这里是他妈妈在埃塞克斯的产业。

我们好好地扯了一阵过去的日子。他邀请我去斯泰尔斯度假。

“过了这么多年，妈妈见到你一定很高兴。”他说。

我问：“你妈妈身体好吗？”

“嗯，很好。我想你知道她又结婚了吧？”

听了这话，我竭力掩饰住惊奇的神色。卡文迪什太太同约翰的父亲结婚时，约翰的父亲是有两个小孩的孀夫。我记得，她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现在不小于七十岁了吧。我记得她是个精力充沛、独断独行的人。喜欢搞慈善事业，迷恋于义卖会和妇女俱乐部。她也是个很温柔的女人，自己有着一笔可观的财产。

他们在乡下的产业——斯泰尔斯庄园，是卡文迪什先生结婚前购置的。他生前完全处于妻子的影响下，而且愈来愈这样。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把庄园和大部分收入留给妻子活着时支配。这样的安排显然对两个儿子是不公道的。不过，继母对两个儿子始终很好。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再婚时，他们太小了，因此就把她当作自己的生母。

劳伦斯是弟弟，是个秀美的年轻人。他是学医的，但是很早就放弃了医学的职业，在家里专心于他的文学创作，但是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发表过。

约翰曾经当过律师，后来就过着标准的乡绅生活。两年前结婚，同妻子住在斯泰尔斯。不过我想他大概宁愿妈妈多给他些生活费用，自己另外组织个家庭。然而，卡文迪什太太是个喜欢按自己主意行事，同时，也要求别人照她的主意

办事的贵夫人。在这件事上，主动权确实是她掌握的，因为钱袋在她手上。

约翰注意到我听到他妈妈又结婚的消息时的惊奇神色，就苦笑了。

“是有点不像话！”他不愉快地说，“我告诉你，黑斯廷斯，这确实使我们的日子相当难过。至于伊维^①——哦，你记得伊维吗？”

“不记得。”

“哦，她是你走了以后来的。她是陪伴妈妈的人，什么也会干的万事通！老伊维真是个能干人，并不年轻漂亮，但是很讨人喜欢。”

“你刚才正要……”

“哦，这家伙！不知道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自称是伊维的远房表亲，连伊维也搞不清他们的亲戚关系。谁也看得出这个家伙是个地道的流浪汉。他留着一把黑胡子，不管什么天气都穿着一双漆皮长筒靴。妈妈一见到他就像棉花一样地软化了，让他当秘书——你记得她老爱组织上百个协会吗？”

我点了点头。

“对啦，战争^②使她把上百个变成上千个了。那个家伙显然对她是有用的。可是，三个月前，她忽然宣布同艾尔弗雷德订婚了。我们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那家伙至少比她

① 伊维——伊夫林的昵称。——译注。

② 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译注。

年轻二十岁！这是毫不掩饰的为了猎取财产。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她是‘自己的’女主人，接着她就同他结婚了。”

“这使你们的处境一定更困难。”

“困难！简直是见鬼！”

三天之后，我就在斯泰尔斯圣玛丽车站下了火车。这是个荒凉的小站，坐落在绿色田野和乡村小路之中，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约翰·卡文迪什在车站上等我，我们一同出站上了汽车。

“你看，还有一两滴汽油可用，”他说，“这主要靠妈妈的活动力。”

斯泰尔斯村离圣玛丽车站约两英里，而斯泰尔斯庄园座落在车站的另一个方向约一英里。这是宁静、温暖的七月上旬的一天。在午后的阳光下，看着埃塞克斯的绿色而宁静的田野，简直不能相信在不远的地方，一场大战正处于关键时刻。我感到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了。当我们转过木门时，约翰说：

“我怕你会感到这里太寂静了，黑斯廷斯。”

“亲爱的伙伴，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噢！如果要过懒散的生活，这里是足够愉快的了。我每星期教练义务兵两次，另外，经营农场。我的妻子有规律地‘在地里’劳动。她五点起床，去挤牛奶。在地里一直到吃中午饭时才回来。这种日子够舒适的了——如果不是有艾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这个家伙的话。”他突然把汽车刹住，看了看表。“我想顺便把辛西娅带回去。啊，不行，她现在还在医院里。”

“辛西娅！你的妻子吗？”

“不，我母亲的义女，她老同学的女儿。她老同学嫁了个滑头律师，遭到遗弃。辛西娅就成了孤女，并且身无分文。我母亲收养了她。辛西娅同我们在一起已经近两年了。她在塔德敏斯特的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离这里七英里。”

说完又开动了汽车，在一幢很好的老房子前停下。一个穿格子呢裙子的妇女正弯着腰在花坛上劳动。看到我们就直起身来。

“喂！伊维，这是我们的伤兵英雄黑斯廷斯先生。这是霍华德小姐。”

霍华德小姐热情地同我握手，几乎令我感到疼痛。我看到她那被晒红的脸上有一对非常蓝的眼睛。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看上去挺顺眼的妇女。她身材魁梧，和她的身体相称的脚上穿着一双质地很好的厚靴子。我发现她说话像拍发电报一样，然而声调低沉，音量大得像男人。

“除不完的杂草，像房子着了火一样的旺盛。可要当心把你也拖来除草！”

“我能够帮忙就太高兴了。”我回答说。

“不说这些，没用。希望你以后不说这些客气话。”

“伊维，你真会开玩笑，”约翰说，“今天茶在哪里，里面还是外边？”

“外边。这样好的天气，不能圈在房子里。”

“来吧！今天你的园艺劳动已经足够的了。你知道那句老话：‘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来休息一下吧！”

“好，”霍华德小姐说着摘掉了她的劳动手套，“我同意

你的话。”

她沿着房子在前引路。到那里，茶已经摆在大枫树的阴影下了。

一位妇女从椅子上站起来，迎着我们走了几步。

约翰说：“我的妻子。”

我永远记得对玛丽·卡文迪什的第一次印象。她身段高而苗条，那双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的黄褐色眼睛中，像火星一样的闪着光。在显得沉静、自信、优雅而有教养的风度中，蕴藏着不驯服的性格。所有这些，在我记忆中一直燃烧着，始终不会忘掉。

她小声而清楚地用几个字向我问好和表示欢迎。当我坐进藤椅里时，我对接受了约翰的邀请而感到十分满意。卡文迪什太太给了我一杯茶。她几句话就显著增强了她给我的初次印象。她是个十分富于幻想的妇女。有专心的听者，说话人就得到了鼓励。我幽默地讲了一些疗养院里的小故事。我可以自夸，这些使得女主人很感兴趣。约翰当然是个好人，但是很难说他是个善于言谈的人。

正在这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我旁边的落地窗里飘过来。

“那么，艾尔弗雷德，你喝茶后写信给公主，我自己给塔德敏斯特夫人写信，请她第二天来。或者我们等到公主回信后再定。如果公主拒绝，那么塔德敏斯特夫人可以出席第一天的开幕式，克罗斯比夫人第二天来。然后，公爵夫人主持校庆。”

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讷讷声，和英格尔索普太太提高

了声音的回答：

“对，当然，喝过茶以后再干更好。你想得多么周到，亲爱的艾尔弗雷德。”

落地窗开得宽一点，一位具有主人风度的雍容的白发老夫人，已经站在窗外的草地上。一个男人恭顺地跟着她。

英格尔索普太太向我问好。

“啊哟！黑斯廷斯先生，隔了这些年又见到你，不高兴才怪呢！亲爱的艾尔弗雷德，这是黑斯廷斯先生。他是我的丈夫。”

我好奇地注意“心爱的艾尔弗雷德”这个称呼。他当然给我一个很不协调的感受。我并不奇怪约翰为什么对他的胡子那么反感，它是那样出奇的长，又是那样出奇的黑。这人带着金边夹鼻眼镜，面貌奇特而毫无表情。我感到，这样的人，在舞台上见到是自然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没有的。他说话油滑，声音低沉。把木头一样僵硬的手放在我手里说：

“很高兴，黑斯廷斯先生。”然后，转向他的妻子说，“最亲爱的埃米莉，我看这个坐垫有点湿了。”

她用最温柔的眼光，溺爱地望着他。他使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个在其它方面通情达理的妇女，竟会产生这样奇怪的迷恋！

由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到来，一种压抑的和含着敌意的情绪，在在座的人中升起来了。尤其是霍华德小姐，毫不掩饰她的情绪。然而，英格尔索普太太好像什么也没注意到。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口才很好，这些年来似乎一点也没

有变。她滔滔不绝地谈论她所组织的即将举行的义卖会。偶尔问一下她丈夫关于天数和日期的问题。他呢，一直是那样殷勤小心。我一开始就深深地讨厌他。我不是自夸，我的初次判断经常是英明的。

这时，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转换了话题，谈到伊夫林·霍华德写的信。她丈夫坦率地问我：

“黑斯廷斯先生，当兵是你的正规职业吗？”

“不，战前我在洛德的学校里。”

“战争结束后你还回那里去吗？”

“可能，也可能另有新的开端。”

玛丽·卡文迪什向我们凑过来，说：“如果根据你的爱好，你会选择个什么样的职业？”

“噢！”

“没有秘密嗜好？”她问，“告诉我，你被什么吸引着？每个人都会这样的，通常是些荒唐的事。”

“你会笑我的。”

她微笑了一下说：“也许。”

“好，我有个秘密，我想当个侦探！”

“真的吗？当官方侦探，还是当歇洛克·福尔摩斯？”

“当然当歇洛克·福尔摩斯啦。我真敬慕这个职业。有一次，我在比利时遇到一个人，是个很著名的侦探。他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他是个神奇的、小个子的人，总爱说侦探工作纯粹是个方法问题。我的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我把他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他是个有趣的小个子，很讲究穿着，但是出奇的聪明。”

“我喜欢看好的侦探小说，”霍华德小姐说，“虽然里面有大量无用的文字。罪犯到最后一章才被揭露出来，每个人都受到怀疑。其实，真正的罪犯，你是能够立即知道的。”

“还有很多没有破的案子哩！”我反驳说。

“警察没有用，只有当事人是清楚的，还有家族。你不能骗他们，他们知道。”

“也不一定。”我兴致高了，说，“你想，如果你被卷入一个案件，倘使说是一件谋杀案，你也能正确地说出凶手来么？”

“我当然能够。虽然我不能像律师那样提出一堆证据，但是我当然知道。如果他在我身旁，连我的手指尖也会感觉到是哪一个混账男人。”

“凶手也可能是女的。”我提醒说。

“可能，然而谋杀是强暴的罪行，多半是男人干的。”

“毒杀案就未必如此了。”卡文迪什太太清晰的声音使我吃了一惊。“鲍尔斯坦医生昨天还说，可能某些很不普通的毒药，连医务工作者也不知道。因而或许有着数不清的毒害事件没有受到怀疑。”

“什么？玛丽，多么可怕的谈话！”英格尔索普太太叫起来了。“这使我感到好像有只鹅在我的坟上走路，太可怕了。哦！辛西娅来了！”

一个穿着红十字会制服的年轻姑娘轻盈地穿过草地走来。

“怎么啦，辛西娅，你今天回来晚了？这位是黑斯廷斯先生，——这位是默多克小姐。”

辛西娅·默多克是个青春焕发的年轻人，充满着生命和精力。她脱掉了帽子。我很欣赏她那有着蓬松的大波浪的褐色头发，以及纤细洁白的手。如果她再有黑眼睛和黑睫毛，就是个美人了。

她在约翰旁边坐下来，我给了她一片夹肉面包。她微笑了一下说：

“坐在草地上，不更好吗？”

我顺从地坐了下去。

“默多克小姐，你不是在塔德敏斯特工作吗？”

她点了点头说：“由于我的罪孽。”

“他们跟你捣乱吗？”我微笑着问。

“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辛西娅威严地说。

“我有个表亲是护士，”我说，“她就怕当护士。”

“不奇怪。黑斯廷斯先生，你知道，护士都这样，她们都这样！你想象不出来的！但是谢天谢地，我不是护士，我在药房工作。”

“那么你毒死了多少人了？”我微笑着问。

辛西娅也笑了，说：“成百了！”

“辛西娅，”英格尔索普太太叫了她一声。“你可以帮我写一些笔记吗？”

“当然可以，埃米莉阿姨。”

她敏捷地跳起来。从态度上，我看得出她是处于依附地位，而慈爱的英格尔索普太太是不允许她把这一点忘掉的。

女主人转向我说：“约翰会领你去住房。七点半吃晚饭。我们已经把下午茶免掉一些时候了。我们一个会员的妻子

塔德敏斯特夫人——就是现在的那个艾博特斯伯里爵士的女儿——也是这样的。她同我都认为，我们要做节约的模范。我们现在过的是战争时期的生活，即使每一张用过的废纸，也要收集起来，装在袋里送走。”

我表示了谢意。约翰领我进了房子，走上宽阔的楼梯。从楼梯可以分别到房子的左右两边去。我的房间在左翼，可以看到花园。

约翰走了。几分钟后，我隔窗看见他同辛西娅·默多克手臂挽着手臂慢步穿过草地。这时，我听到英格尔索普太太叫辛西娅，她立即急忙地跑回房子去了。在这同一时刻，一个男人从树影里走了出来，慢慢地向同一个方向走去。这个男人看起来有四十来岁，脸色很黑而且刮得很光，神情很忧郁。看起来他被一种强烈的感情控制着。他走过去时抬头看着我的窗子。我认识他，虽然十五年没见了，他的变化很大。他是约翰的弟弟，劳伦斯·卡文迪什。我奇怪的是他脸上那奇特的表情。

一会儿我就把他忘掉了，开始处理我的私事。

黄昏过得很愉快。夜里我梦见那个神秘妇女——玛丽·卡文迪什。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我充满着愉快的期望的心情。

午餐前我一直没有见到卡文迪什太太。午餐后，她主动同我一起散步。我们在树林里漫游了一个迷人的下午，回来时已经五点钟了。

当我们走进大客厅时，约翰向我们招手，要我们两人一起去吸烟室。我从他的脸色立即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的事情了。我们跟着他进去，把门关好。

“玛丽，你看，糟糕了。伊维受到艾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斥责，被解雇了。”

“伊维？解雇了？”

约翰忧郁地点了点头。

“是的。你看，她去母亲那里了，还……哦，伊维来了。”

霍华德小姐走了进来。她双唇紧闭，拿着个小包裹，看起来很激动，已经下了决心了。

“不论怎样，”她喊道，“我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我的好伊夫林，”卡文迪什太太叫道，“真的吗？”

霍华德小姐严肃地点点头，说：“当然真的！我对埃米莉说了一些事情，她不会忘掉，也不会原谅的。我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也可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我直截了当地说：‘埃米莉，你是位老妇人，再没有比老笨蛋更笨的了。那个男人比你年轻二十岁，你别愚弄自己了。他为什么同你结婚，钱！别让他拿到太多的钱。村民雷克斯娶了个很漂亮的老婆。你去问问你的艾尔弗雷德，他到哪里去混过多少时候！’她当然很愤怒。我继续说：‘我是来警告你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听。那个家伙会马上把你谋杀在床上的，他是个恶棍。你对我说什么都行，但是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那个家伙是个恶棍！’”

“她怎么说？”

霍华德小姐皱紧了眉头回答：

“‘心爱的艾尔弗雷德’……‘最亲爱的艾尔弗雷德’……‘恶毒的毁谤’……‘恶毒的谎话’……‘恶毒的女人’，

她说我诬蔑她的‘亲爱的丈夫’！因此，我最好马上就离开。我要走了。”

“现在就走？”

“就在这一分钟。”

我们坐着凝望着她。最后，约翰·卡文迪什觉得劝说也没用了，就去查看火车开车时刻。他的妻子跟着他，讷讷地说着关于劝说英格尔索普太太再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事的

话。

霍华德小姐留在房间里，脸色变得和缓了些，向我热切地靠近来。

“黑斯廷斯先生，你是个诚实人，我可以信赖你吗？”

我有点吃惊。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悄悄地说：

“黑斯廷斯先生，请你照顾她。可怜的埃米莉。他们是一群鲨鱼，他们每一个都是鲨鱼。哦，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千方百计设法从她那里弄到钱。我已经尽力地保护过她。现在我走了，他们会向她扑上去的。”

“霍华德小姐，当然，我会尽力做好每件事的。”我说。

“但是我认为你是太激动，太过于紧张了。”

她缓慢地摇着食指打断我的话：

“年轻人，相信我。我在世界上活得比你久。我的全部请求就是你把眼睛睁大，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的意义了。”

窗外，传来了汽车的声音。霍华德小姐向门口走去，约翰已经在门外叫了。当她抓住门把时，她转过身来向我点头说：

“黑斯廷斯先生，最重要的，注意那个魔鬼——她的丈

夫。”

时间不多了，霍华德小姐在一片挽留声和再见声的大合唱中离去。英格尔索普夫妇没有出来。

汽车开走后，卡文迪什太太突然离开大家，穿过草地，去迎接一个留胡子的高个子男人，那个男人正向房子走来。她同他握手时，脸上呈现了红晕。

“他是谁？”我尖声地问。我本能地猜疑这个男人。

“鲍尔斯坦医生。”约翰简短地回答。

“鲍尔斯坦医生又是谁呢？”

“他住在这村子里调养脑损伤。他是伦敦的专家，一个很聪明的人。我相信他是毒药方面最内行的专家。”

“他也是玛丽最体面的朋友。”辛西娅脱口而出地说。

约翰·卡文迪什皱着眉头，改变了话题。

“黑斯廷斯先生，我们一起闲逛一会儿吧。这事真糟糕，伊夫林·霍华德小姐虽然时常说些粗话，但是，在英国没有比她更可靠的朋友了。”

他选择小路，穿过田野。我们走过树林，到了地产那边的村庄。

我们回来时经过一家门口，一个吉卜赛型的美貌年轻姑娘迎面走来。她向我们微笑并鞠了一躬。

“好一个漂亮的姑娘。”我赞美地说。

约翰把脸板起来。

“这是雷克斯太太。”

“就是霍华德小姐说的……”

“就是。”约翰带着不必要的粗暴哼了一声。